武松打虎

揚州評話《水滸 武松》選段

任繼堂 口述

灌口二郎神武松，在河北滄州柴莊小梁王柴進府中避禍，得著哥哥消息，辭別王駕，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在路趲趕，非此一日，走了二十餘天，今天已抵山東陽穀縣地界。

武松正走之間，只望見遠遠烏酣酣一座鎮市。英雄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大踏步前進。到了鎮門口，只見扁磚直砌到頂，圓圈鎮門，上有一塊白礬石，三個大字："景陽鎮"。英雄搶步進鎮。只見街道寬闊，兩旁店面整齊。草房多數，瓦屋較少。走了五六家門面，只看見就在右邊有一家三間簇嶄新草房，在店門口簷下插了根簇嶄新青竹竿，青竹竿上挑了一面簇嶄新新藍布酒旗，藍布旗上貼了一張簇嶄新梅紅紙，梅紅紙上寫了簇嶄新五個大字："三碗不過崗"。再朝店裏一望，只看見簇嶄新桌凳，簇嶄新的鍋竈，簇嶄新案板，簇嶄新櫃檯，簇嶄新的人。啊，用物東西喲新舊，人還有新的嗎？有。只看見就在櫃檯裏頭，坐了個小老闆，總在二十一二歲；櫃檯外頭站了個跑堂的，總在十八九歲，俗說："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換舊人。"這也要算一新。

這個跑堂的站到店門口簷下，長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栲嘴薄唇，頭上戴了一把抓的帽子，身上布衣步服，圍裙頭兒系得俏波波的，肩頭上擔了一塊單抹布，兩隻手叉住腰杆，一團的神就直朝店門外望。一看就看見店門外來了客家，跑堂的好歡喜，搶步上前，未曾開口，面帶笑容，雙手一擡："爺，你老肚子餓了吧？小店有的是雞子、牛肉、饅首、薄餅，東

西好，價錢又公巧。你老請店中坐。”“店小二！”“爺。”“你店中可有好酒？”武松未曾進店，先問好酒何來？因爲在過去的人免不了四個字：酒、色、財、氣。武松只好兩個字，好貪杯，好動無辜之氣。所以他現在未曾進店就先問一聲，你店中可有好酒。跑堂的一望“爺，有。小店旁的東西不敢講好，小店酒的身份怪高，當地的顧客送小店八句。”“哪八句？”

“造成玉液流霞，
香甜美味堪誇，
開壇隔壁醉三家，
過客停車住馬。
洞賓曾留寶劍，
太白他當過烏紗，
神仙他愛酒都不歸家。”

“他上哪里去啦？”

“醉倒在西江月下。”

“好酒！”啊唷喂，武松心頭好歡喜：他家這個酒太好了。聽他說的呀，他家開壇打酒，隔壁就醉倒三家。想這種酒不要吃，聞聞就醉了。所以跟著跑堂的搶步進店。

到了後頭，只望見桌子、板凳擺得整整齊齊。英雄到了一張桌子面前，就把哨棒朝旁邊這一戧，包裹褪（？？）下來，就朝桌子上頭這一擺，人朝下一坐。武松才坐下來，跑堂的接逗就到了：“爺駕，請問你老人家用什麼酒肴？”“好酒好肴，多拿一點！”“就是了！”跑堂的直奔前面。

武松兩個眼睛再把跑堂的看看，覺得奇怪：他剛才在店門口跟我說的是一嘴的北方話，怎麼到了後頭，口音不對了，說的揚州話？武松當其時並沒有問他，我說的人要交代：哪曉得這個跑堂的本不是北方人，是江北人，照常跟我同鄉，揚州人。他既然是揚州人，他爲什麼不說揚州話呢？因爲揚州話的土話多，說出來怕人聽不懂，北方話比較普通些，所以他就特爲下苦功，學了幾句北方話。害（口旁），才結縐呢，只會這個幾句，多一句都不得，所以假如現在你再叫他說個北方話，他就玩不起來了。所以不如乾脆老實些，還是說揚州話吧。

這個跑堂的到了前頭，就拿了一塊牛肉，約有二斤多重，切成號號（木旁）薄片，大盤子一裝，老鹵子一澆，紅酣酣香味撲鼻，剝了十個熟雞子，雞子就是雞蛋，拈了一碟白鹽，裝了兩盤饅首，一雙杯箸，一託盤，就直奔後面。到了後頭，把個託盤就朝桌角上頭一擱，酒肴杯箸一一就擺在武松的面前，託盤撤去。跑堂的垂手落肩，站在旁邊伺候。

武松怎麼樣？武二爺看見酒肴到了，他旁的不忙，先忙酒，手一擡，酒壺一吧抓，“沙.....”倒了滿滿一大杯。再朝杯子裏頭一望：咂，這個酒的顏色就不對，香味全無。哎，不中看，他照常中吃吶，我最好不過來吃吃看。“口...”哎喂，吃到嘴頭淡歪歪的，一點酒勁都沒得，倒像是水酒嘛。這就奇怪了，要照跑堂的說，他家這個酒就象個好的哪。試問這種酒又何嘗好起呢？我來問下子看：“小二！”“哎，爺駕。”“這就是你店中的好酒嗎？”“爺駕，不是的，這是小店的中等酒。”“你爲何不拿好酒伺候？”“爺駕，不是不拿好酒啊，我告訴你，有個道理呢，因爲我們這座鎮啊，西首有座崗，叫景陽崗，如其吃了小店的三碗酒的話，就不能爬山過崗了，所以這麼樣子吶，我就每拿好酒。”“你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拿去！”“毆（口旁），就是了！”跑堂的嚇了一大跳。做事？看見他眼睛翻翻的拳頭豎豎的，心裏有話：如其再不拿酒，照常他手一擡，“忽隆通！”把個大桌子打了翻掉，那個東西就囉嗦了，不如乾脆，拿一壺酒，打發他請便。

跑堂的這一刻到了前面，就拿了一壺“三碗不過崗”的酒，到了後頭，朝桌子上頭一墩。武松怎麼樣？武松看見酒到了，手一擡，酒壺一把抓，又倒了滿滿一大杯。再朝杯子裏頭一望：好！哎，這個酒太好了。何見得？你看綠澄澄的顏色，香味撲鼻，考究酒花都堆滿了。“口...”吃到嘴頭滾圓噴香。不要忙，這種酒究竟怎麼好法？我也不曉得，我是外行，我也不會吃酒。不過據喜歡吃酒的人說啊，說：到了好酒有三香，哪三香呢？首先倒下來聞到鼻子裏頭香，吃到嘴裏香，最後亥（欠旁）出氣來還香，所以這麼樣子謂之三香。武松就這個樣子倒著，吃著；吃著，倒著，一刻兒功夫，五壺酒吃得乾乾淨淨。“小二！”“哎，爺駕。”“添酒！”“來了！”“拿酒！”“到了！”接逗又是五壺。前後計共十壺。十壺酒有多少？一壺三

碗，十壺就是三十碗。照這一說，武松的酒量不大？哪個說的呀？這種酒不是一般的黃酒、紹興酒啊，這是家釀原泡子的白酒。就饒到武松這種酒量，也就差不多了，看見他臉上就跟大紅緞子一個樣子，考究眼睛都定了光了，說話舌頭都不大靈便了。“小二。”“哎，爺駕。”“添酒。”“唉喂，不能玩了。”“你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挺身過崗。”“爺駕，咦，你老人家吃了有了三十碗咧。”“倒有了嗎？”“有咧。咦，你把個酒壺數下看沙（口旁），那邊桌角上頭九把酒壺，這一邊是一把酒壺，計共（？）十把酒壺。一壺三碗，十壺可是三十碗啦？”“哈哈。”“咦，你笑做事啊？”“也笑天下人沒有酒量。爺吃三十碗，又把爺怎麼子？啊？”“唉喂，爺駕，你老人家酒量是不小，在我看，不過你現在臉上顏色不對了，跟個大紅緞差不多，說話都不大靈便了，舌頭都僵了。”“你混講的什麼！”“不囉嗦。”“算帳！”“歐，就是了。...哎，前頭櫃檯上聽著啊，來客算帳，四錢五分銀子啊！”只聽見前面櫃檯裏頭小老闆一聲應答：“哎.....！”

武松站起身，把包裹、哨棒這一拿，搶步直奔前面。到了櫃檯面前，手一擡，把哨棒朝旁邊一戧，包裹就朝櫃檯上一擺，把包裹打開，手伸進去，就在裏頭“辟（口旁）！”八哥銀袱子摘出來了。什麼是銀袱子？詩歌烏綢帕，包銀子的。把烏綢帕打開，只望見裏頭有二三十塊散碎銀兩，最大的總在有兩把重，最小的也有三四錢重。武松手一擡，就在裏頭拈了一塊，這一塊在我交代是一兩五錢四分，就朝櫃檯上一放。“稱了算。”“就是了。”小老闆轉過身來，就在後頭帳桌上把個銀戥字拿過來，手一擡把銀塊接過來，在手上顛了兩顛。要顛做事？看看銀色如何。哎，銀色著實不醜。把銀塊就朝戥盤裏頭一放。望見他右手兩個指頭拈著戥毫，左手就位（？）著戥杆子。把戥花子揀好了，戥杆子戥平了，小老闆低頭看看銀塊，擡頭看看武松的臉色，“哎，爺駕，你老人家這塊銀子我戥過了，是個一兩.....還欠一分哪。”咦，這種什麼報相啊？怎麼中間玩個“跌斷橋”的？不是“跌斷橋”，拿曉得這個小老闆其心不良，他想吞吃這塊銀子，想以多報少。既（即？？）是一兩欠一分，何不就報個九錢九呢？不能玩。爲什麼？你如其禿頭禿腦的報個九錢九，你可曉得來人的銀子有數沒數啊？如其他的銀子有數，你報個九錢九，他馬上就要喊起來了，好說：“哪個說的呀？我的銀

子是九錢九啊？”那一來就找話說了。所以這麼樣子，他先報個一兩，先來探下子路，單看來人的銀子可有數沒數。要如其來人的銀子有數，他馬上就喊了，好說：“哪個說的呀？我的銀子何止一兩啊？”我底下就有話說了，好說：“爺駕，你不要吵沙，我底下的話沒有說得了呢，底下還有個幾錢幾分哪。”就好帶舵了。哪曉得“一兩”兩個字出了口，再把對過的臉色再望望，只看見對過臉色是若無其事，曉得銀子不得數。他既然沒有數，我最好不過跟他再回個頭：“還欠一分哪”。不有忙，武松的銀子究竟可有數沒數？他到拿塊數來吶。什麼道理？酒吃得太多了。“這塊銀子還夠嗎？”“夠了夠了夠了。我告訴你歐，不但夠，而且還多。”“多了就賞給小二。”“咦喂。多謝爺駕咧....！”跑堂的心頭好喜歡。武松手一擡，把烏綢帕包好，就朝包裹裏頭這一放，包裹這一紮，肩頭上這一背哨棒這一拿，出了店門，由東向西而去。

小老闆看見來人走了，手一擡，把個抽屜朝下一開，就準備把這塊銀子朝銀匾子裏頭撂了。跑堂的一望：“哎，不要忙，小老闆，我就不懂啊，你把椅子朝哪塊撂啊？”“我把它放到抽屜裏頭哎。”“哎，不啊，這塊銀子多哪，客家說餘多的賞了把我哎，你把它拿起來做事啊？”“你聽我說沙。”“哎。”“這塊銀子九錢九。”“哎。”“客家吃了四錢五，說餘多的就賞了把你。”“不錯。”“我現在把這個銀子那起來，我馬上就找一個五錢四的把你，不是就行了嗎？”“哎，不行。小老闆，你，你把銀子把我。這塊銀子九錢九，客家吃了四錢五，說餘多的就賞了把我，你現在不這個銀子把我，我馬上就到過頭來，把一塊四錢五的把你，不是就行了嗎？”“不錯哎，我找了把你。”“啊，不，我找了把你！”“來歐，我就不懂啊，小夥啊，你要這個銀子做事啊？”“哎，小老闆，你要這個銀子做事呢？”“歐，你聽我說沙，有個道理咧。”“哎。”“因爲前向時，你家哪個嫂子啊，叫我代她打根簪子。”“哎。”“我看這塊銀色不醜，我吶，就想代你家嫂子打根簪子。”“不啊，小老闆，你弄清楚了啊，我家那個嫂子是寡婦嫂子啊，怎麼想得起來叫你代她打簪子的呀？”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照你這個說法子，還要說出嫌疑出來哪。我又不是說的你家那個嫂子，我告訴你，你就曉得了。”“哎。”“我們兩個人，可是東夥兩個啊？可對不對？”“歐。”“可算就是弟兄。”“啊。”“來歐，我的歲數比你大些，我就算是

你一個老大哥。”“不錯。”“我的老婆可是你的個嫂子啊？”“歐，就這麼個嫂子啊？”“哎。”“你說清楚了沙！”

他們東夥兩個正在塊蠻杠亂吵，哎，有個人家來了。哪一個？老老闆。老老闆正在隔壁香臘鋪子裏頭玩，只聽見家裏蠻杠亂吵的，不放心，家來望下看。老老闆今年六十外歲，蟹殼子臉，馬爺標的鬍子。望見他先生抹著鬍鬚，進了店門了。“唉！我就不懂死啦，沒生意，沒買賣，不曉得吵的什麼事啊？”“咦喂，老老闆家來了。”“老爹哎，你來得正好，我來把本帳把你算下子。”“哎！”“剛才來了客家，在我們店頭吃過了之後，把了塊銀子，這個銀子九錢九，客家吃了四錢五，說餘多的賞了把他。”“哎。”“我說嘛，我把這塊銀子拿起來，我馬上就找一塊五錢四的把他，你看這本帳可錯不錯？”“不錯！”“啊，不，老爹哎，你再聽我把這本帳再來告訴你，這塊銀子九錢九，客家吃了四錢五，說餘多的就賞了把我。”“哎。”“我叫小老闆把這塊銀子把我，我馬上就倒過頭來就找一塊四錢五的把他，你看這本帳錯不錯？”“小夥啊，又多不出一厘來啊！”“歐，罷咧。”“不談了，小夥啊，你就給他咧。”“怎麼就給他的哎，你又不曉得，我告訴你沙，這塊銀子多哪。”“多多少沙？”“你不要吵好不好，你讓我來慢慢告訴你，這一塊因數實數是一兩五錢四分。”“哎，你報客家多少的？”“我……我只報了九錢九。”“不得名了，小夥啊，你這個心那，夥計啊，黑漆都退了光了。不要忙，有件事情我要問你，這個客家吃過之後，你看見他出了店門朝哪一頭跑的呀？”“唉喂，老爹啊，這個倒沒有在意。”“好，小夥啊，你們只顧錢，就不顧人家的性命。——王二啊，小夥哎！”“哎。”“你趕快代我追，你如其能把這個客家追回頭，喏，我把這塊銀子，我都賞了把你了。”“歐！”乖乖，跑堂的出了店門，兔子是他家孫子，直奔，“踢篤踢篤踢篤踢篤……”

客家走嘛罷咧，爲何要追呢？非追不可。什麼道理？因爲就在這座鎮的西首有座崗，叫景陽崗。景陽崗今年就在秋天，突出猛虎，攔路傷人，陽穀縣有告示在外：每日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如其有行人走此經過，店東要攔，地保要阻。如其店東不攔，地保不阻，行人被虎所傷，店東跟地保就要吃官司。所以這麼樣子就非追不可。“踢篤踢篤踢篤踢篤……”

跑堂的跑的快哪。走啊走啊，再朝前頭一望，歐，一看就看見武松正朝前頭跑著。啊，武松走這麼慢啊？不怪他，就吃得太多了，跌跌蹌蹌，踉踉晃晃。跑堂的看見，老遠就喊了：“哎...！前頭爺駕站住，不要走啊！”“踢篤踢篤踢篤”。武二爺這一刻正朝前頭走著，耳畔中只聽見後頭有人招呼，不曉得哪一個。英雄足不停，掉過臉來一望：歐，認得，原來就是酒店裏頭跑堂的。不曉得喊我什麼事。“你叫爺幹什麼？”“爺駕，你老人家不能走了。以爲就在前頭有座崗叫景陽崗，景陽崗就在今年秋天突出猛虎，攔路傷人，你老人家現在趕快跟我回頭，在我們店頭住一宿，等到明日，有人護送你老人家過崗。”“怎麼，前頭有虎？”“哎，對啊，前頭有老虎。你老人家不能走。”“你先前爲何不講？”“先前實在是小人大意，玩了忘卻了。”“哈哈，爺明白了。”武松可是明白？他要明白，我能代他賭咒。他玩到夾層子裏頭去了。在武松度量：這片店肯定是片黑店，東夥兩個不是好人。這都是我在櫃檯上會帳的時候，東夥兩個見我包裹裏頭銀子多，他見財起意，所以他現在就用老虎的話來嚇我。我被老虎一嚇，我可是要回頭啊；我如其回頭，必定在他家店中住宿，等我睡到半夜三更，東夥兩個拎把刀，進我的房，就動我的手。啊呀，照你這一說，武松的疑心病太大？不能怪他。爲什麼？因爲在那個時間路道荒險啊，三十裏一個寨子，五十裏一個山頭，十裏八裏有打悶棍剪徑，賣蒙汗藥廣行，盜賊蜂起，走路的走得不好就是人財兩空，所以不能怪武松多疑。“你可知道，今天景陽崗的老虎要請我。”“啊，請你做事？”“請我吃晚飯。”“咦，我看你怕的油得大呢歐，噢，老虎還請你吃晚飯哪？我看你歐，怕的要送了把老虎當晚飯吃去呢歐。”“你混講的什麼！”武松說過之後，轉身就走。

哪曉得跑堂的一看見武松走，心頭急了，就準備來拖他。你拖他不要緊，你哪怕就是拽他的衣服，或是拖他的膀子。他不是的。他一看，看見武松肩頭上背了個大包裹，手一擡，就來抓他的包裹了，“爺駕，不要走！”武二爺正走著，只聽見背後一陣風。英雄掉過臉來一望：啊！可要死啊！他拖我的包裹是假的，搶我的包裹是真的。你既然能動到手，搶我的包裹，我就能打得你！英雄轉過身來，兩個指頭這一擡，就認定跑堂的肩頭就是一下子：“好囚攮的，你替爺滾了吧！”“啡！”“啊唷喂！”“忽隆通！咋嘎！工！”咦，哪塊來這麼許多聲音的呀？聲音雖多，一個不雜。哪曉得

就在旁邊是香臘鋪子，香臘鋪子的門虛關而未閂，跑堂的剛才就被武松這一點啊，一個踉蹌，一個旁插子，朝旁邊這一摜，正好就摜在這個石板們上頭，“咋嘎！”把個門跌了開下來了；“工！”跑堂的跌進去了。

香臘鋪老闆正在櫃檯裏頭在塊過帳，有個學生意的小倌就站在櫃檯外頭。老闆正在塊過著帳，突然只聽見外頭：“忽隆通！咋嘎！工！”“不好，小夥啊，望下看，是哪以爲打到我家來了。”“歐。”跑堂的過來一望：“哎，老爹哎，不是不是哪一位打到我家來了，是某人家酒店裏跑堂的王二，怕的是羊兒瘋病發作了，你望下看，喏，這個嘴頭沫粘痰撒撒的嘛。”“不得命了，不是羊兒瘋病歐！”“噢，不是的。不是的。究竟什麼玩意頭啊？”我告訴你沙，剛才有一客家在我們店頭吃酒，吃過了我就忘卻把個老虎的事情告訴他了。我現在特爲追得來告訴他，他啊不但不相信，把我的肩頭都打傷了。“打傷了罷咧，爬起來回去咧。”“爬不起來了。”“唉，壞了。...老爹哎，他爬不起來了。”“來歐，小夥哎，代我到鋪子上喊幾個大個子把他擡了走。”“歐。”跑堂的隨即到了鋪子上，喊了幾個大個子，把這個小夥擡回去了。

跑堂的雖然到了家，老老闆見他回來沒有把客家追回頭，他還好，把餘多的兩把銀子都賞了把他了。跑堂的雖然銀錢到了手，哪曉得到了第二天，不能做事了。做事？這個半邊身子麻裏木足，不能動。只好找人替工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就有人舉薦了，“哎，”說：“你家對過萬壽堂藥店裏頭啊，走都城帶回來的膏藥專治跌打損傷，價錢不貴，五分銀子一張，你買一張貼貼看。”“歐！”跑堂的特爲買了一張，貼了下子。安，是好些呢。哪曉得到了第二天，藥性走了，身上還是麻，就又買了一張貼了下子。哎，倒又好些了。就這個樣子，左一張，右一張，右一張，左一張，一氣頭貼上頭二十張。難爲他，嗨，把餘多的兩把銀子貼膏藥貼得乾乾淨淨。所以世間上不義之財不可貪。他到了隨後，他做他的生意，我也就留他去了。我再來拉回頭交代（待？？p.344 L.10）武松。

（續）

武松在景陽崗吃了“三碗不過崗”的酒，吃得是跌跌蹌蹌，踉踉晃晃。他這一刻出了西鎮門，就直奔景陽崗。

今天西北風比較大。武二爺走著走著，只覺得胸門口這個地方拱拱地、泛泛地、漫漫地就直朝上泛了，到了咽喉這個地方，就要朝外吐了。你是個武松，你這一刻把它吐掉，倒不是蠻好的嗎？嗯，不，他捨不得。武松也有他的算盤呢，他的算盤並不錯。他怎麼想的呢？他想：我好容易把它吃下去，把它吐掉，就誠爲可惜，就浪費了。“呃，嗯...”“好囚攮的，爺好容易把你吃下去的，你倒又要出來了，那不行，再替爺下去！嗯...”哎，倒又被他忍下去了。武松就這個樣子，走著走著，又下來二裏多路，離景陽崗還有二裏多。

英雄正走之間，只看見就在旁邊有一座土地祠，就是土地廟子。月光照射，看得清楚，好像（象？？p.344,L.24）就在土地祠上頭貼了一張東西，好像（象？？）是個告示。武二爺這一刻搶幾步上前，凝神這一望，果然不錯，是一張告示。武松當其時就看了。不過，他看是看在肚裏頭，我現在要把它說出來。不要忙，武松可看得下去？可以。他雖然自幼失學啊，到了後來後學，還著實認得幾個字。

特授山東東昌府陽穀縣正堂、加十級、記錄十次史爲出示曉諭事：

照得城東景陽崗地界，不幸今秋突出猛虎，攔路傷人。本縣切齒痛恨。已差壯丁獵戶捕捉，至今未獲。合即出示惟此示仰城鄉軍民人等，一體知悉，每日只准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，行人結伴，地保鳴鑼，多帶木棒，護送過崗。行人走此路過，店東要攔，地保要阻，若店東不攔，地保不阻，被虎所傷，本縣查出，一並重究，決不寬貸。宣和年月日發景陽崗東土地祠實貼。

“啊唷！”武松不由吃了一驚。不過他是驚，不是怕。驚是驚，怕是怕。他驚者何以呢？武二爺再一想：啊呀！我剛才把那個跑堂的打錯了，我錯怪他了。在我剛才的度量啊，我認爲這一片店肯定是一片黑店，那個東夥兩人不是好人，他告訴我說老虎，肯定是假的，他是騙我的。哪曉得不相干，前頭確實有老虎，跑堂的說的話的是對的。我剛才不但不相信，反而把

人家打傷了。所以武松曉得自己錯了。他既然曉得自己錯，這一刻該派要回頭了？啊，沒有，被有回頭。什麼道理？武松想過了：前頭不過是一隻老虎，我假如現在回頭，跑堂就要笑話我了，好說：“來歐，客駕，你剛才不是說的嗎，說景陽崗的老虎要請你吃晚飯，你不去吃晚飯去嗎？”那一來他就恥笑我了。我何能被他人恥笑呢？再說，景陽崗不過是一隻老虎，就憑這一隻老虎難不成就攔住我的去路了嗎？我將來還能衝鋒打仗嗎？還能辦大事嗎？所以武二爺想到這個地方，望見他上了這一條大路，是挺腰腆肚，直奔前方。有兩句可以贊他：明知山有虎，他偏向虎山行！

武松就這個樣子，走著走著，又下來二裏多路。只看見前面已經頂到了景陽崗。景陽崗是東西的大路，南北的高崗。由走崗底到崗頂啊，也不過總在裏把路的樣子，要擺往日間，武松跟本就不費事，一口氣就可以上去了。哪曉得今天不對了，什麼道理？酒吃得太多了。英雄現在是頭重腳輕，跌跌蹌蹌，踉踉晃晃。他勉強走到半山腰，實在不能走了。只望見前頭旁邊有一株老樹，這一株老樹有一人合抱圍圓。就在樹根腳下有塊青皮石，這塊青皮石總在有六尺多長，三尺多寬，有一尺多厚，不知陷在土內有多深。噯，這塊青皮石倒是乾乾淨淨，亮刮刮，滑滴滴的。武二爺這一想：我這一刻何不坐在這個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呢？用得。英雄走上前，手一擡，就把哨棒朝旁邊這一戧，包裹褪（？345/16）下來，就朝青皮石上這一放，把包裹朝青皮石頭截推了一推，這個右手肘就朝包裹上頭一擱，右手勒了個拳頭，枕著太陽，眼一閉，身就定了，“安.....嘁.....哈.....”咦，他倒睡著了。

啊，武松這麼辛苦啊？不能怪，因爲這一路上放了好幾個夜站了，所以倒下來就著。啊呀，武松也太荒唐啦，你要曉得這個地方有老虎，你豈能睡覺嗎？咦，他把老虎的事情倒玩了忘卻了。好壞的記性啊？啊，不，武松的記性並不醜，今天不同了，什麼道理？酒吃得太多了。所以酒這件東西不是件好東西，酒能誤事。不過，在我看呐，武松還就大虧睡這一覺，他就睡這一覺啊，就在這個青皮石上一陣子徹，在西北風頭上一陣子吹啊，這個酒就醒得比較快了。等老虎馬上出來，他酒醒了之後，他正好有精神，就能夠跟老虎鬥了。

武松睡的時間不小哪，由現在睡起，一直睡到將近二更左右。他正睡得鼾呼濃厚，正睡得著呼呼的，就在這個時間有件東西出來了。什麼東西？吃人無饜的大蟲，老虎出來覓食了。不要忙，景陽崗原來可有老虎？原來沒得，就最近才有的。難不成還是走天上掉下來的，還是走地下冒出來的呢？不是的，天上不可能掉老虎，地下也不見得冒老虎。這一隻老虎走哪塊來的呢？是從外山山崩崩過來的。哪曉就在外山啊，有兩隻老虎。這一隻老虎在一起就鬥了，俗說“一山不能存二虎”哎，這個兩隻老虎鬥啊鬥的鬥到最後，鬥敗了的這一隻就逃奔他方，就到這一座山上來了。老虎住在哪塊呢？這一隻老虎就住在南山這個沒人到的山（穴窪 345/35）子裏頭。這個老虎就用前爪扒啊扒的，就扒了一個穴洞下來。這個穴洞有多大呢？有間把房子這麼大。只看見周圍這一轉有枯草圍著。這個老虎就住在裏頭。

這一刻老虎已經出動了，“叭噠.....叭噠.....叭噠.....”望見他一搖二擺，踱起官步來了。踱啊踱的踱到外面，後足朝起一盤，前爪朝起一撐，頭一擡，嘴一張，就望著天空，就是一聲虎嘯“嗎.....！”“嗚...啊.....”只看見狂風亂吼，刮得野樹直搖。起了風了。老虎一聲喊，爲什麼起風？並不是老虎喊起風，這都是起了風之後，這個老虎就喊了。爲什麼？它就借助風的這一股威力，來儀仗自己的這一股威風。老虎一聲虎嘯之後，望見它前爪這一擡，後足這一蹬“嗎！”“得兒……”一躥就躥到一丈多遠“叭！”朝下一落。落下來之後“叭噠...叭噠...”踱啊踱的就踱到崗西。哪曉得就在崗西是一條大路，這個兩旁邊長的全是枯草。老虎就朝枯草叢中一伏。伏下來之後啊，它就等白大吃了。噢，老虎肚子餓了？餓了。有三天沒得吃了。老虎究竟吃什麼東西？它吃的東西，它最歡喜吃的就是人；它如其吃到人哪，就如同我們各位吃到那個上等酒肴差不多。除人而外，吃的東西就更多了，什麼天上的飛禽、地上的走獸、水頭的魚蝦，它都能吃。噢，天上的雀子它也能吃啊？也能吃。你比方這個雀子在天上正飛得行行的，它在塊飛著，被老虎看見了，老虎就朝下這一伏，頭一擡，嘴一張，就望著雀子就是一聲喊：“嗎.....！”就這一喊，把它肚裏這一股腥臭味就整個沖上去了。你不怕這個雀子在天上飛得行行的，只要撣到這一股腥臭味，壞了，就不能飛了，兩個大翅朝起一攏。試問這個雀子在天上飛嘛就玩的兩個翅膀哎，大翅膀朝起

一攏嘛，它飛不起來咧，“得兒……噗碌禿！”朝下一掉。才掉下來，老虎不慌不忙，走上前，嘴朝開一張，“啜！”一口吸就到了嘴了。到嘴就到肚，直接就當早點。再說這個兔子。兔子要算跑得最快了，大概老虎吃不到了？哪個說的呀？照吃。你比方這個兔子在前頭跑著，正跑得行行的，被老虎看見了，老虎朝下一伏，嘴朝開一張，就望著兔子就是一聲喊：“嗎.....！”它就這一聲喊啊，肚裏這一股腥臭味就席地卷了去了。兔子正朝前頭跑得行行的，只要撣到這一股腥臭味，壞了，就不能跑，就跺在那個草窠裏頭直抖不止，“得得得得……”老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，嘴朝開一張，“啜！”一口吸就到了肚了。到嘴就到肚，直接就當中飯。還有這個猴子。猴子要算最會爬高啦，大概老虎吃不到了？哪個說的？照吃。你比方說，猴子在樹上，前頭兩個爪子就吊在樹枝上，兩個猴眼睛挖打挖打地望著老虎，猴子心裏頭並有話呢：“哎，老兄啊，你雖狠哪，你不能漫高，你能奈我何？”噯，老虎就更妙，老虎朝樹腳下這一伏，頭一擡，就望著猴子就是一聲喊：“嗎.....！”猴子聽見老虎喊啊，走心裏頭就抖起，就怕起，“得得得得……”“嗎.....！”“得得得得……”壞了，抖得更凶。也不要多，老虎只要三五聲這一喊，這個猴子的猴頭抖昏了，眼睛抖花了，前爪後足一松，“噗碌禿！”朝下一掉。掉下來，老虎嘴一張，“啜！”一口吸就到了嘴了。到嘴就到肚，直接就當晚飯。到了下午，它到山澗去飲水，左嘴夾子水進去，右嘴夾子水出來，魚蝦是一個漏不掉。所以一天三餐，飛禽、走獸、魚蝦是被它吃得乾乾淨淨，沒得再吃了。試問啊，本方的飛禽、走獸被它吃了了，哪塊一個“過天星”也沒得嗎？一個外方的飛禽、走獸也不到本方來嗎？也不來。什麼道理？都已經帶過信了。是哪個帶的信？就是她們同行。歐，你不要看它們在一起哎，這個畜生跟畜生之間啊，它也談話咧，噢，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哎，噯，它們在一起，沒事就談了玩玩了。你比方本方的飛禽、走獸，一聲飛到遠方，遇見遠方的飛禽、走獸，它們就打招呼了：“哎，老大哥啊，夥計啊，某地方不能去啊，那塊有個吃白大的哪！”所以都已經帶過信了，因此外方的飛禽、走獸吶，都不到本方來了。因此這個畜生整整三天沒得吃了。望見它現在伏在枯草叢中，頭一擡，就望著天空這一輪明月，就是一聲虎嘯：“嗎.....！”“哈.....！”它現在這個心裏，望著亮月子，恨不

能一口頭把亮月子吞到肚頭，心裏頭才舒服呢！

哪曉得這個老虎剛才第一聲虎嘯啊，裏武松比較遠，一個在崗東，一個在崗西。第二聲虎嘯吶，離武松已經鄰近了，就在第二聲虎嘯，把武松驚醒了。武二爺睡在青皮石上，正睡得鼾呼濃厚，正睡得著呼呼的，就被這一陣風吹醒了“啊唷。”只覺得周身是徹骨之寒。英雄右手肘就在包裹上一摁，拗了朝起一坐。坐起來之後，兩隻手這一擡，就把眼睛一揉一眨，眼睛睜開來一望，曉得起了風了。“嗚.....啊.....！”一陣風過去了。一陣風過去，接逗第二陣風又到了。哪曉得就在第二陣風的風尾子上頭，武松聞見一股腥臭味。“不好！”武松曉得壞了，肯定是老虎出來了，或者其他野獸出來了。武松怎麼曉得的？聽人說的。聽什麼人說的？聽走道的人說的。走道的說：如果在外頭走路啊，到了深山老林，特別一聲到了起到風，這個風尾子上頭如果有腥臭味，大多數是老虎或者其他的野獸出來覓食，大要留神。所以武松曉得，肯定是有東西在出來覓食。武二爺想想：啊呀，這個地方不能久留，要趕快走！英雄站起身，手一擡，就把自己衣角一招紮，然後一篩煞，把靴子蹬了一蹬，再看看，哨棒這一拿，包裹都不要了，“噗噗噗噗…”一口氣就直奔崗頂。

武二爺到了崗頂，一個“金雞獨立”勢，他左足直立，把右腿朝起一環，左手捺了個身部叉住腰杆，右手就提著這一根哨棒，由上至下的就朝底下看了。武二爺這一刻再朝底下這一望啊，哪曉得滿眼看不見老虎。老虎在哪塊？這個畜生就伏在草叢中。爲什麼看不出來？不奇怪，因爲枯草的顏色是老黃色，老虎身上的毛坯的顏色它也是老黃色，因冊就不大容易看得出來。哪曉得武松在崗頂沒有看見這一隻老虎啊，老虎伏在枯草叢中卻早已經看見崗上的武松了。這個畜生心裏頭有話：“安，今兒個這個白大吃准了，夥計啊。”咦，它倒以爲白大吃准了。要是有我在旁邊，我就把底把它了：“白大不能吃啊，哎，吃得不好，謹防釘到上顎子上頭，拿都拿不下來！”它到哪塊曉得呢。看見老虎這一刻前爪、後足這一踮，腰一拱，頭一縮，尾子一翹，就是一個虎困。何謂虎困？俗話就是伸懶腰。要看老虎的虎困可看得到？可以要看老虎的虎困吶，就看貓子伸懶腰。俗說貓象虎形嘛。你比方說，有的人家家裏養制把貓子，特別到了冬令天啊，貓子睡到哪塊？比方睡到草窩子裏頭，或者水焐子裏頭，你跑了去冒裏冒失把它打醒了，它吶，

腰一拱，頭一縮，尾子一翹，接逗“喵嗚.....”，踱掉了，這就是貓子伸懶腰。貓子的伸懶腰跟老虎的虎困沒得二樣，是一個樣子。這個畜生一個虎困之後，前爪這一擡，後足一蹬，“嗎！”“嘟……叭！”躥到大路的中心朝下一落。落下來之後，望著崗頂的武松是張牙舞爪，搖頭擺尾。

武二爺站在崗頂再朝底下一望，一看看見喲枯草叢中躥出東西來了，武松吃了一驚。再凝神一望：要死，老虎！武松怎麼曉得是老虎的？他雖然真老虎沒有看見過啊，畫上畫的紙虎...假老虎看見過的，這個紮的老虎他看見過的，所以曉得是老虎。武松再望望：這是擺到我的啊，要擺到差不多膽小的，今兒個就被它嚇了癱下來了。可要死啊，這個畜生是厲害呢！看見這個樣子就可怕。老虎可厲害？當然厲害啊。我有幾句贊它：

> 遠望它，象獨角魁牛；近覷它，是斑斕猛獸。左耳點點紅，紅似火；右耳片片青，似水波。眉橫一王字，它好似巡山都太保。二十四根鬍鬚，如芒針鐵線；四大牙，八小齒，象鋸銼鋼釘。眼若銅鈴光似電，虎尾如同竹節鞭。前爲爪，後爲足。前爪低，扒山越嶺；後足高，跳澗躥溪。擡頭呼風，天上飛禽皆喪膽；低頭飲水，水內魚蝦盡亡魂。走獸之中獨顯它，它周身儘是錦斑花，三天不食人身肉，擺尾搖頭自銼牙。

“嗎.....！”望著武松是張牙舞爪，搖頭擺尾。

武二爺這一刻站在崗頂，右手的哨棒棒頭這一起，就對著老虎，一聲大喝：“呔...！孽障休走！”“噗噗噗噗……”武松現在是蹦縱躥跳，其快如飛。一口氣到了山腳下，離老虎還有一丈多遠，人朝下這一站。英雄站下來，丁字步，八字腳，左手勒了個拳頭叉住腰杆，右手就提著這一根哨棒，兩個眼睛就望著老虎。咦，武松倒沒有上來跟老虎鬥嗎？沒有。爲什麼？先要把個門戶先要立好了。你不要看爲武的啊，不管跟什麼東西動手，跟畜生動手也好，跟人動手也好，他事先要把門戶要把它立好了。所以武松就站到這個地方。

老虎怎麼樣？老虎這個畜生啊，它看見人三威。三威怎麼講呢？三威者就是三種狠處。哪三威？第一威就是一聲虎嘯，一就是一聲喊。它這

一聲喊，你對過這個人的身體如果稍微弱一點，稍微差一點，你人就癱下來了，你人就不行了。你如其能夠把它的第一威讓過去，它第二威接逗就到了。第二威就是兩個前爪。它這兩個前爪躥上來，就認定你左右的肩頭就撲了，要果真被他撣著了，對不起，是骨斷筋崩。你如其能把它第二威再讓過去，它第三威跟著就到了。第三威就是虎尾。它這個虎尾子啊，就認定你這個人就掃，就剪了，掃到你的腰，腰斷；掃到你的腿，腿斷，就如同鋼鞭這一般。老虎現在怎麼樣？老虎現在第一威到了，前爪撐著，後腿盤著，嘴張著，望著武松就是一聲虎嘯“嗎.....！”一聲虎嘯之後，肚頭這一股腥臭味啊，就沖出來。武二爺怎麼樣？武松站在這個地方若無其事，考究動都沒有動，還是這個架子，丁字步，八字腳。老虎再把對過來人一望：咦，可要死！嘿，這個人厲害呢嘛！啊，我剛才這一下，對過都沒有買帳嘛。唔，看來第一威不行了，要來第二威了。望見老虎冒裏冒失前爪這一擡，後足這一蹬，“嘟……”躥上來，兩個前爪就對準對過武松就撲得來了。武松怎麼樣？武二爺只看見老虎兩個前爪認定自己面前撲得來，英雄就把右足朝左邊這一會，“好...！”身子就偏過來了。他不但身子偏過來，連這一根哨棒都過來了。老虎怎麼樣？“嗎！”老虎撲空了。老虎一撲就撲在武松的右邊。老虎這一刻就撲空了，它也曉得人就在它的右邊，它就把個頭偏過來，就認定武松就準備一口咬，“嗎！”武二爺只看見老虎認定自己面前咬得來，[英雄哨棒這一擡，由上至下，就認定老虎的虎頭就朝下打了：“著！”“嗚.....！”只聽見“咋！”“托！”好，哨棒斷了。這一根哨棒怎麼斷的？武松把個哨棒朝下打，老虎就把個頭吶，朝後褪（？？），它這一褪（？？）啊，哨棒可是打空啦，這根哨棒一打就打在老虎的面前，老虎看見哨棒，它不曉得什麼東西，它以爲是能吃的東西，因此走上去就是一口咬，就這一口咬，就把這根哨棒咬爲三截。怎麼咬爲三截的？前頭一截掉地下，中間一截老虎含嘴頭，最後一截武松抓手上。武二爺再把這根哨棒望望：好，這個東西沒得用了，本來可以打老虎的，這一下打不起來了，太短咧。抓在手上反而累贅，反而累手，不如把它撂掉吧。手這一擡，“托！”把個哨棒撂掉了。

武松撂哨棒，這一刻老虎就吐哨棒。爲什麼吐哨棒？老虎把個哨棒含在嘴裏頭，想想：沒得味嘛，木渣木渣的，又不能吃，不如就把它吐

掉吧。它把哨棒這一吐，認定武松又咬過來了，“嗎！”武二爺看見老虎又咬得來，]英雄左手這一擡，五個指頭就認定老虎的腦蓋皮，也就是五花皮，就是一把抓：“孽障，不要動！”“嗎！”“嘟……”什麼玩意頭？老虎這一刻冒裏冒失就把周身的毛皮這一緊，它由走武松的手底下一躥，它就躥過去了。躥過去有丈把遠，朝下一落。老虎大概要走了？沒有。做事？它今兒來者是準備吃白大的哎，白大沒有吃得到咧，豈能走呢？不走！老虎這一刻把個頭朝過一掉，掉過來之後又認定武松又撲得來了。武二爺看見老虎又撲得來，英雄就把身子仍然就朝左邊這一偏。老虎又撲空了。仍然就撲在武松的右邊。武二爺這一望：這一下要把你認准了。英雄左手這一擡，就認定老虎的五花皮就是一把抓：“孽障（丈？？？349/9），不要動！”“嗎！”好，被搭住了。噯，就不得動了，就給他捺住了。武二爺你曉得這五個指頭哪塊是指頭哎，就如同鋼鈎差不多，就緊緊地把個老虎（提手+肯）住了。英雄接逗右足朝起這一擡，足尖子就認定老虎右邊的面龐，就是一腳蹬：“著！”“劈！”“嗎！”哪曉得這一喊啊，老虎眼睛珠子炸掉了，只看見白的、紅的、黑的三種顏色都出來了。因爲武松這一下蹬下去，蹬巧了，正好就蹬在這個眼睛珠上頭。哪塊這麼許多顏色的？當然啦，白的眼睛白子，黑的是眼睛珠子，紅的是鮮血，可是三種顏色啊？噢，老虎淌血了？淌血了。咦，我們不是聽人說啊，老虎見血封喉？有人說老虎見血封喉，並不是說老虎見了血就死啊，你比方說，哪怕就是拿把刀，你在老虎的這個屁股後頭剜一塊肉下來，無所謂，它到了隨後風吹吹，塘灰（提手+客）（提手+客），結疤子，疤子一掉，長毛衣，是一複如舊。最怕的拿一把錐子，在它前爪這個地方搗一個眼子，冒個血珠子，壞了，哎，這個老虎就不能保命了。做事？它整天就躲在這個洞裏頭啊，它就盯住這個血珠子望，老虎這個畜生它最乾淨，最愛潔，它身上不能有一點污點，它看到血珠子，它就用舌頭來舔了。哼，這個舌頭還就舔不得。爲什麼？帽子的舌頭還尚且厲害呢，何況老虎的舌頭呢，這個倒刺多厲害啊！就這一舔啊，就把眼子周圍的毛衣就舔掉了，唔，眼子倒又更大了些了，血倒又淌了多了些了，它見了血又舔，舔了又淌，淌出來又舔，就這麼天天舔，日日舔，時時舔，刻刻舔，舔盡了骨頭，舔死了告止。所以這個樣子叫見血封喉，並不是老虎見到血就死。

武二爺這一望：唔，你的右眼已經瞎了，我現在最好不過代你把個左眼再打了瞎掉，我單看你這個瞎老虎可厲害不厲害吧，可凶不凶吧。英雄右腳又朝起一擡，足尖就對準老虎左邊的眼睛，又是一腳蹬：“著！”“劈！”“嗎！”好，左眼也瞎了。現在老虎雙目不通，變成瞎老虎了。看見老虎兩個眼睛鮮血直淌，直滴。老虎疼啊，都疼到命眼裏頭去了。當然疼啦。你曉得上頭武松手（提手+肯）住它，它又疼，這一刻老虎難受歐，四個爪子就在地上就扒了，“叭噠.....！叭噠.....！叭噠.....！”老虎扒啊扒的就把地上的這個石頭子子扒得泛泛的，塘灰勃勃的，扒了四個深塘下去。老虎現在不但四個爪子在地上扒，尾子就在後頭甩“叭噠.....叭噠.....”武松這一望：唉，不好，這個老虎尾子犯嫌了。做事？這個老虎尾子這一甩啊，謹防老虎尾子碰到我的身上，就要吃它的虧，就要吃它的苦了。那怎麼辦呢？最好不過代你把個尾子辦掉，把尾子蹬了斷掉。用得。英雄就把右腳朝起這一環，右腳環起來之後就順著它的脊背，就認准老虎的尾巴根，就是一腳蹬：“著！“劈！”只聽見：“咋！托！”好，尾子斷下來了。這個尾子怎麼斷的呢？哪曉得老虎的尾子那，它是一節一節脆骨接起來的，它剛才在塊甩的時候啊，這個尾巴根這一節吶，是個挺硬的，武松剛才蹬得來的這一腿，也是個挺硬的，就硬碰硬，“咋！”斷掉了。尾子這一斷，甩不起來了，這還甩什麼東西呢？武松接逗就將右腳收回，一個跨馬式就朝老虎脊背上一騎，左手就仍然抓住它的五蓋皮。再望望：咦，老虎這一刻把個頭啊，要朝起昂了。昂起來做事？難過啊，它想把個頭昂起來，稍微舒服些。“嗎.....！”它剛把個頭朝起昂，武松這一望，右拳這一勒，就對著老虎右邊眉骨這個地方，摔起來就是一拳：“著！”“劈！”“嗎！”就這一下子，就把個老虎的頭就打了埋下去了，就打了（？？350/7）下來了。武松接逗又朝起這一勒，對住老虎右邊前老胯這個部位，“嘿！嘿！嘿！嘿！”打了十幾下子。但我要交代，他雖然打了十幾下子啊，他是認定一個部位打的，他並沒有統地方，就在這個地方打的。所以隨後這只老虎擡到陽穀縣堂上，杵作子就過來驗傷了，這個地方呢，只算一拳之傷，爲什麼？因爲他沒有統地方，他是認定一個部位打的，雖然打了十幾下子，只算一拳之傷。

武二爺這一望：啊？看見老虎在地下還在塊動著呢。老虎還沒有死啊？再看看自己的拳頭，“唉唏！”武松歎氣了。我這個拳頭沒得用咧，要換糖吃咧。不是的嗎，我打了半天子，把個老虎都沒有打得死，這個拳頭還有什麼用呢？安，武松這一刻就來找老虎的致命傷了。爲什麼？聽人說過的，不管打人，打畜生，最要緊要找他致命傷，你認准他這個致命傷一下頭，就能夠解決問題了。武二爺正在塊找著老虎的致命，唔，這個畜生要把個頭啊，朝過偏了。怎麼朝過偏的？難過那。它這一刻又想把個頭偏過來吶，準備認定武松就是一口咬。“嗎.....！它剛把個頭朝過這一偏啊，武松這一望：哎，好極了，正好有個露空了。什麼地方？右耳門子。右耳門子可朝上啊？哎，武松想想：這個右耳可是個要害的地方啊，詩歌致命傷啊，我最好不過認定你這個右耳門，跟你大一下子。用得。英雄右拳朝起這一勒，就認准他的右耳門子，貫足了勁道，帶謊說吃奶的勁都拿出來了：“著！”“劈！”“嗎！”“絲.....”什麼玩藝頭？只看見就在右耳門子裏頭冒出去有一丈多遠，活象是紅綠絲線。啊，大概老虎耳朵裏頭開了絨線店啦？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絨線店，什麼東西？是瘀血。瘀血打了冒出來了。這個地方你說得不對羅。爲什麼？你剛才交代武松這一拳打下去是認定它右耳門子打的哎，瘀血嘛該派要走右耳門出來，怎麼走左邊耳門子出來的呢？有個道理呢。我剛才交代武松這一拳啊，勁道用得太大了，太猛了，這一拳打下去把個右邊耳門子打了閉塞起來了，這個瘀血在裏頭吶，大門不得出來了，只好就走回路了，就走後門出來了。所以這麼樣子瘀血走這一邊冒出來了。瘀血這一冒，老虎不動了。武二爺這一望：唔，怕是死了。但是不能大意，爲什麼？這個老虎啊，你不要看雖然是畜生，有靈性哪，唔，它照常裝死。我來試試看。把手松了一點下來。老虎不動。又松了一點下來。老虎還是不動。一式把它全松。老虎仍然不動。唔。武二爺這一望：肯定死了。英雄就把右腿這一會，人就站在老虎的左邊，雙手這一擡，就把老虎朝過一推，“轟.....！”老虎朝下一倒。噢，老虎倒下來了？倒下來了。咦，不是有人說，虎死不落架嗎？虎死不落架是不錯哎，要看它怎麼死的。每每的老虎它曉得要死了，它事先找個地方，特別找那個要道路口，把個架子朝小一擺，後足盤著，前爪撐著，頭昂著，嘴張著，這個眼睛睜多大的，舌頭還拉上多長的，嗯，一刻工夫，它

就死了。這個樣子叫虎死不落架。今天不是的啦，做事呢？今天它沒得架子咧。怎麼沒得架子的呀？被個武松這一打，把個瘟架子打散掉咧，老虎還有什麼架子呢？因此倒下來了。武二爺再把個老虎望望：心頭開心啊：我今天打死了老虎，代百姓除了一大害了。英雄望望老虎，頂調一聲：“呔！孽障，你的威風安在了？”

武二英雄膽氣強，
挺身直上景陽崗，
精拳打死山中虎，
從此威名天下揚！